

讀史方輿紀要

辛丑仲秋

安卿題簽

河南方輿紀要序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周之東也。以河南而衰。漢之東也。以河南而弱。拓跋魏之南也。以河南而喪亂。朱溫篡竊於汴梁。延及五季。皆以河南爲歸重之地。以宋太祖之雄略。而不能改其轍也。從而都汴。都汴而肩背之慮。實在河北。識者早已憂之矣。女真之季也。懼蒙古之逼。乃遷於汴。遷汴未已。又遷於蔡。始爲亡宋之資。終爲自弊之地。當其亡宋之日。豈料其禍之亦中於此哉。說者曰。洛陽。周公所以營成周也。形勝莫尙焉。夫周公營洛。豈意後世之遂遷而東哉。周以幽王之亂。而召犬戎之禍。惕目前之小警。繫創垂之遠圖。其遷而東也。洛陽。岐周同爲畿內地耳。使都洛陽。而守岐周。猶未爲失計。乃舉岐西捐之於秦。而洛陽之根本不且自撥之哉。漢以三河並屬司隸。唐以長安洛陽並建兩京。此亦得周公之遺意者歟。然則河南固不可守乎。曰。守關中。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禍。中於關中者。什之七。中於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關中并韓魏。漢以關中定三河。苻秦以關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關中亡高齊。隋之亡也。羣雄角逐。而唐獨以先入長安。卒兼天下。金人之遷河南也。蒙古道漢中。出唐鄧。而擣汴梁。汴梁遂不可守。謂關中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三晉之蠶食鄭宋也。光武之南收河洛也。劉聰石勒之略有河南也。鮮卑氏羌縱橫於司豫之境。晉宋君臣切切焉圖復河南。分列四鎮。求十年無事而不可得也。元魏孝文遠法成周。卜宅中土。規爲措置。可謂盛強。乃僅一再傳。而河北遂成戎藪。爾朱榮自

河北來矣。爾朱兆自河北來矣。高歡亦自河北來矣。北中河橋易於平地。馬渚硤石捷於一葦。而魏以分。而魏以亡也。安史以河北倡亂。而河南兩見破殘。存最發憤太原。而朱梁卒爲夷滅。契丹之辱石晉。權於前。女真之毒靖康。被於後。河北猶不足以制河南之命乎。然則河南信不可守矣。曰。河南者四通五達之郊。兵法所稱衝地者是也。往者吳王濞之叛也。說之者曰。願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楊元感祖是說。以攻東都。則敗李密。復出此以攻東都。則又敗。蓋滎舉江東之衆。合諸侯之師。誠能西入洛陽。則事勢已就元感。李密一朝創起。既不敢用長驅入薊。及直指江都之謀。又不能先據上游之勢。然後爭衡天下。宜其敗也。宋溫假借朝命。憑依城社。肆其凶狡。故能以汴梁得志。劉福通何人也。乃欲竊據大梁。指揮羣盜。察罕以關中河北之師至。而奔亡不暇矣。夫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戰者。李光弼所以甯去洛陽。而守河陽也。以大梁而戰于城下。猶有自全之策乎哉。或曰。今日之河南。不旣兼有河北乎。曰。以河北三郡而附于河南也。此固國家犬牙相制之意。出於山川條列之外者也。夫河北之足以制河南也。自昔爲然矣。客更端而起曰。子不聞南陽可以建都乎。曰。以河南之全勢。較之則宛不如洛。洛不如鄴也。明矣。客曰。吾亦嘗聞拓跋氏之說矣。拓跋氏曰。鄴非長久之地。石虎慕容所以覆滅者也。且南有枉人山。東有列人縣。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飲盜泉。惡其名耳。此所以去鄴而遷洛也。若夫南陽者。朱樸以爲建都極選。李綱亦謂光武所興。而子乃謂宛不如洛何歟。曰。朱氏以唐覆敗之時。而獻遷都之議。李公於宋奔亡之日。而爲駐蹕之謀。皆因時補救。出于不得已。

之計而非所語於形勢之常也。夫鄴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時固有都其地者。戰國之世趙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趙。漢之末袁紹不能有其險也。入於曹操遂能雄長中原。晉之衰劉琨不能固其險也。歿于石勒。因以蹂躪司豫。石趙之亡冉閔不能保是險也。并於慕容儁。從而兼有山東。元魏之季爾朱兆不能用其險也。歸於高歡。因而盜竊魏柄。迨其後尉遲迴據之以問罪楊堅。則遠近震動。漁陽殘孽竊命於此。以九節度之師而不能免於潰敗也。魏博以相州爲捍蔽。終唐之世常雄於河朔。河東得之遂爲滅梁之本。而謂鄴非形勢所在乎。且夫自古用兵以鄴而制洛也。常易以洛而制鄴也。常難。此亦形格勢禁之理矣。彼宛者延岑朱粲所以覆亡者也。蒙古襲入唐鄧所以徑擣汴梁者也。乃謂其山川險固。賢於洛陽。是溺前人之說而不究其本也。曰然則建都不貴于險固乎。曰所謂險固者非山川糾結城邑深阻之謂也。使棄關河之都會遠而求之奧窔之鄉。是猶未見虎之入市而先自竄于檻穽。知水之可以溺人而坐槁于巖岬也。豈所語於形勢之常也哉。

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六

常熟顧祖禹景范輯著

河南一

禹貢曰荆河惟豫州荆荆山見湖廣襄陽府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豫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遷又云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故云豫也性音生春秋時爲周

畿邑又爲宋鄭衛諸國地亦兼秦楚之疆戰國時爲韓魏列國地自河以北則趙境也今懷慶衛輝彰德三府本古冀州地春秋屬衛

屬晉戰國天官柳七星張則周分野房心則宋分野室壁則衛分野皆據參則魏分野角亢氏則韓分野趙分野見

山西秦并天下置三川潁川南陽等郡河以北彰德府則邯鄲郡之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爲豫州而半屬於司隸今河南府及懷

慶府衛輝府皆屬司隸後漢司隸改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魏因之豫州改治河南安城今汝

又彰德則屬于冀州北省屬焉即晉亦分置司州及豫州司州仍治洛陽豫州治項今開封府陳州項城縣而河北則屬冀州永嘉以後中原蕪沒劉宋常置豫州于

汝南司州於義陽後復失之宋隋爲李密王世充等所據唐分十道此爲河南道開元中爲都畿治東都今河南府

治陳留郡及河北道治魏郡今北直大名宋都汴置京東京西及河北路河北路仍治大名元豐中又分京東東西

京西南北等路金爲汴京路又改曰南京亦分屬河北河東等路懷州屬河東南路彰德屬河北西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書省

而河北爲腹裏地明初爲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州一屬州十一屬縣九十六總爲里三千八百八十有奇夏秋二稅約

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有奇而藩封衛所參列其間今仍爲河南布政使司

開封府 屬州四 縣三十

祥符縣

附郭

陳留縣

杞縣

通許縣

太康縣

尉氏縣

洧川縣

鄆陵縣

扶溝縣

中牟縣

陽武縣

原武縣

封邱縣

延津縣

蘭陽縣

儀封縣

新鄭縣

陳州

商水縣

西華縣

項城縣

沈邱縣

許州

臨潁縣

襄城縣

郛城縣

長葛縣

禹州

密縣

鄭州

滎陽縣

滎澤縣

河陰縣

汜水縣

河南府

屬州一

縣十三

洛陽縣

附郭

偃師縣

鞏縣

孟津縣

宜陽縣

永甯縣

新安縣

澠池縣

登封縣

嵩縣

盧氏縣

陝州

靈寶縣

閿鄉縣

懷慶府

屬縣六

河內縣

附郭

濟源縣

修武縣

武陟縣

孟縣

溫縣

衛輝府

屬縣六

汲縣

附郭

胙城縣

新鄉縣

獲嘉縣

淇縣

輝縣

彰德府

屬州一

縣六

安陽縣

附郭

臨漳縣

湯陰縣

林縣

磁州

武安縣

涉縣

歸德府

屬州一

縣八

商邱縣

附郭

甯陵縣

鹿邑縣

夏邑縣

永城縣

虞城縣

睢州

考城縣

柘城縣

汝甯府

屬州二 縣十二

汝陽縣

附郭

真陽縣

上蔡縣

新蔡縣

西平縣

確山縣

遂平縣

信陽州

羅山縣

光州

光山縣

固始縣

息縣

商城縣

南陽府

屬州二 縣十一

南陽縣

附郭

鎮平縣

唐縣

泌陽縣

桐柏縣

南召縣

鄧州

內鄉縣

新野縣

淅川縣

裕州

舞陽縣

葉縣

直隸汝州屬縣四

魯山縣

郊縣

寶豐縣

伊陽縣

東連齊楚 自歸德府東界接山東之兗濟江南之淮徐皆古齊楚地

西阻函谷 洛陽西至新安道路平曠自新安西至潼關殆四百里重岡疊阜連綿不絕終日走破中無方軌

列騎處其間破石見陝州及靈寶閿鄉尤爲險要古之崤函在此眞所謂百二重關也

南據淮 淮水出南陽府桐柏鄉東南一里之桐柏山至汝南府商城固始縣東而入江南壽州界信陽光州俱在淮水之南

北逾河漳 黃河自河南府陝州閿鄉縣入境接蒲津潼關界至歸德府虞城夏邑縣出境接徐兗界漳水自

彰德府磁州涉縣入境接山西潞安府界至臨漳縣出境接直隸廣平府界境內之地皆逾河漳已北

其名山則有嵩高 嵩高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五嶽之中岳也萃兩閭之秀居四方之中窿然特

起形方氣厚故曰嵩高禹貢所云外方也或曰陸渾山一名方山蓋禹貢之外方詩崧高惟嶽一名太室山左傳昭四年晉司

馬侯曰太室九州之險也又楚椒舉曰周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漢書武帝禮祭中岳太室置奉邑名曰嵩高卽今登封縣其西

爲少室山戴延之述征記少室高與太室相埒相去十七里少室山在今登封縣西十七里嵩其總名也晉永康二年趙王

倫篡竊齊王冏等自許昌起兵討之倫懼夜使人披羽衣上嵩山僞稱僊人王喬陳述符命永嘉三年劉淵

遣子聰等犯洛陽聰親祈嵩山留軍圍洛洛中乘虛出擊聰軍敗之後魏主嗣泰常八年如洛陽遣使祠嵩

高又文帝宏太和二十年如嵩高後魏主恪永平中擇嵩山形勝地立閑居寺又魏主詡神龜二年胡太后遊嵩高孝武帝修永熙二年狩于嵩高

唐十道志河南道名山曰嵩高。高宗永淳初於山南作奉天宮。武后垂拱四年號嵩高為神嶽。既而封神嶽。禪少室。聖歷

二年幸嵩山。夫嵩高在汝洛間。雖逼近都會。而道里少為僻遠。故由來戰勝攻取者或缺焉。宋嘉定八年。蒙

明年復幸焉。古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趣汝州。遇山澗。輒以鐵槍相連鎖接為橋。以渡。遂趣汴京。金人大震。蓋

嵩高峻拔。望為表極。故能越險而前也。名山記山高二十里。周百三十里。中為峻極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述征記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謂之室者山下各有石室也。其回環蓋有三十六峯。

太行 太行山一名五行山。亦曰王母山。在懷慶府城北二十里。接山西澤州南界羊腸險道在焉。禹貢曰太

行恆山。至於碣石。孔氏曰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山也。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史記齊莊公二年使欒

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孟門賈逵曰孟門。晉隘道或云即太行之隘口。司馬貞謂在朝歌東北。蓋以意言之。齊語桓公懸車束馬踰太行。戰國策范雎

曰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又曰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必請効上黨之地。蔡澤謂范雎相

秦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史記吳起謂武侯。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戰國策作左孟門。漳又韓桓

惠王十年秦擊我于太行上黨降趙。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又世紀湯歸自伐

作湯歸自秦。卷陶索隱曰。卷當為桐。陶衍文楊慎曰。太桐即太行。原有此音。列子作大形。山海經作五

行之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君

子以為能持滿。蓋亦指漢三年漢王數困於滎陽成臯間。議退屯鞏洛。酈食其進曰。願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道。後漢永平十三年登太行。幸上黨。元和二年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

要三十六所皆作塙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蓋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谷道相通時羌寇充斥故于衝

要處作塙壁以備之。又太行近鄴亦謂之西山。建安九年曹操圍鄴袁尙自平原還救操曰尙從大道來當

避之若從西山來此成禽耳尙果循西山而東戰敗奔中山蓋太行深阻尙有依險自全之心故操逆知其

必敗晉永嘉三年劉淵據蒲子遣其子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所至殘破太元十九年

後燕慕容垂伐西燕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慕容垂以太行道寬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

旣而垂自滏口入滅承述征詎太行首始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諸山皆因地立名實一太行也連互十三州之界有八陁

爾雅連山第一軹關陁見濟原縣第二太行陁見河內縣十六國春秋慕容垂屯軹關杜太行口以拒慕容垂此二陁也第三白陁見衛輝府輝縣第四滏口

陁見彰德府磁州第五井陁在直隸獲鹿縣第六飛狐陁在山西蔚州第七蒲陰陁在直隸易州第八軍都陁在直隸

隸昌平州見括地志太行連互河北諸州凡數千里始於懷而終於幽爲天下之脊里道記自晉陽趣河內

入洛陽必經太行太行在懷澤間實據南北之喉噓後魏主嗣泰常八年自河內登太行至高都見山西澤州子

攸永安三年誅爾朱榮使將軍史倅龍等守太行嶺及爾朱兆自晉陽南下倅龍等帥衆先降兆遂長驅入

洛東魏武定六年高澄自虎牢濟河南至洛陽旣而自太行還晉陽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并州分遣其將

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大業三年北巡發河北丁男鑿太行山達于并州以通馳道繼而太原還上太行開

直道數十里至濟源唐武德二年世民攻王世充于東都分遣將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八年突厥寇并

州。詔總管任環屯太行以備突厥。寶應初，以史朝義據洛陽，徵回紇兵至河東，藥子昂往勞軍，請回紇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不從。文德初，河南尹張全義襲河陽，節度使李罕之北走，引河東兵還攻河陽。朱全忠遣軍救全義，分兵欲斷太行路。河東軍懼引退。光化三年，朱全忠寇易定，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下太行，拔懷州，攻河陽以救之。明年，朱全忠攻李克用，分遣其將氏叔琮入自太行，五代漢末郭威入汴，李驥勸劉崇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宋建隆初，昭義節度李筠謀舉兵，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大梁甲兵精銳，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筠不能用。太祖遣石守信等擊筠，勅之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三年，開太行運路，謀并北漢也。靖康元年，粘沒喝陷太原，遂長驅下太行，入懷州。開禧二年，蒙古圍金中都，分軍循太行而南，破懷孟。十年，蒙古使其將木華黎經略太行，東西諸州軍。元至正十八年，劉福通將關先生等踰太行，焚上黨，大掠晉冀以北。既而察罕帖木兒遣將關保等分兵阻隘，塞井陘，杜太行以遏賊侵軼之道。時關先生等分軍出塞外，餘黨復自晉冀南還也。明朝洪武元年，大軍克元都，遂西下太行，收山西州郡。河南守將馮宗異亦渡河下懷慶，徇太行以北。夫太行爲天下脊，豈止一方之險要而已。元和志：太行陁在懷州北，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括地志：河內北有羊腸阪，蓋卽太行陁也。瀑布懸流，實爲險隘。崔伯易感山賦曰：「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冒而畢，自柳以張，起爲名邱，妥爲平岡，巍乎其尊，其名太行，墨翟察而知曠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緇翟道而出。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騮之馴，南征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于河。世宗行自大河

而還孝明常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絕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
詠懷劉峻懷人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阪祖濬之精詳若夫或主或臣建功立宗尤顯聞于後世

則有決羊腸之險塹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

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見直隸大名府滑縣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射犬見河內縣破青

犢之衆救謝躬于鄴以收復天下爲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種以河北事然

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嚆要俾竇建德不能逾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

并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夫太行之山千秋不異則太行之險亦千秋不異矣今山東山西皆以太行而分唐十道志於河東曰南抵首

陽太行於河北曰西距太行常山今特詳於河南者以太行首起懷州也

三嶠 三嶠山亦曰二嶠一名峯在今河南府永甯縣北六十里其地或謂之嶠澗或謂之澗隘或謂之嶠塞

春秋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嶠左傳嶠有二陵焉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

也杜預曰古道在二嶠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嵌故可避風雨水經注北陵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公羊傳云嶠之嶽巖穀梁傳云嶠巖峯之下戰

國策所稱澗隘之塞也秦昭王初楚圍雍雍氏見禹州秦下師於嶠以救韓張儀說趙曰秦軍軍於澗池地志

一名澗池又名嶠坡在永甯縣西北七十里嶠谷之底也願渡河踰漳戰邯鄲下蘇代謂甘茂自嶠塞至鬼谷今陝西三原縣西北二十里有清谷卽鬼谷也一作

槐谷謂槐里之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又秦昭王二十八年使使者告趙王願爲好會于河外澗池史記

秦穆公三十三年。潛師襲鄭。蹇叔百里奚謂其子西乞術孟明視曰。汝軍即敗必于崤澠矣。師還。晉遽秦兵於崤。擊之。無一人得脫者。呂氏春秋九塞。崤其一也。淮南子九塞。一曰澠隘。漢景帝三年。吳楚叛。周亞夫出關討之。趙涉說曰。吳王懷輯死士。必置奸人於崤澠阨隘間。亞夫因出武關而東。又王莽命王奇曰。殺澠之險。東當鄭衛。後漢建武三年。赤眉自三輔引而東。帝令諸將屯澠池以要其東。使馮異擊其西。異大破赤眉於崤底。建安十年。高幹舉兵并州。河內張晟遂寇崤澠間。宏農張炎亦起兵應之。十九年。龐德破賊張白騎於兩崤間。水經注。崤有盤崤。石崤。千崤之山。是謂三崤。又盤崤之山。崤水出焉。石崤之山。石崤水出焉。千崤之山。千崤水出焉。其水皆北流入河。所謂崤有二陵。則石崤之山也。自漢以前。率多由此。建安中。曹公西侵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山高道。自後行旅皆從之。山側附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二年。宏農太守梁括地志。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崤山。俗亦號爲文王山。在夏后皐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幽深可蔭。有回谿阪。亦曰回坑。即馮異與赤眉戰處。行者畏之。曹公開北道。嗣後遂以北道爲大路。晉大甯三年。後趙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劉曜使其黨劉岳趣孟津。呼延謨自崤澠而東。合諸軍攻洛陽。興甯三年。燕慕容恪陷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義熙十三年。劉裕伐秦。檀道濟等由許洛軍澠池。進攻潼關。秦將姚紹出戰而敗。自潼關退屯定城。定城見陝西華陰縣。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大路即三崤路。先是紹遣胡翼度據東原。與大路相爲唇齒。皆據險以絕餉道也。沈林子襲斬鸞。宋元嘉二十七年。將軍龐法起等攻陝城。城險固難克。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度崤赴救。薛安都擊斬之。陝城遂下。後魏永熙三年。高歡自晉陽犯洛。

宇文泰使別將李賢自關中將騎赴援會魏主西走遇於崤中。西魏大統四年。宇文泰拔金墉戰于邙山。尋

敗還。高歡自孟津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既而韋孝寬襲破東魏將段琛等於宜陽。崤澗遂清。杜佑

曰。自魏晉以來。二崤皆由北道。後周初更復南移。隋紀大業初。建東京。廢二崤道。開慶冊道。此仍廢南道。開

歷考東西二京往來緣道離宮雜出于隋唐所置者俱不載所謂慶冊道山海經云夸父之

山多棧柁其北曰桃林今山在湖縣西九里或者棧柁譌爲慶冊歟慶湖縣今見闕鄉縣

東都代王侑遣衛文昇自長安赴救。文昇鼓行出崤澗。直趣東都城北。與元感相持。唐武德初復開南道。貞

觀十四年又廢。大約出潼關。歷陝州入永甯界。又東分爲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此即南道東北入澗池縣

界。此即北道開元五年幸東都。過崤谷。以道隘不治欲罪有司。以宋璟諫而止。上元二年史思明敗李光弼於邙

山。欲乘勝入關。使其子朝義爲前鋒。自南道襲陝城。思明自北道將兵繼之。朝義至礪子坡。一作礪子

伯玉所敗。後唐清泰末石敬瑭引契丹趣洛陽渡河。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崤澗。一作澗池元和志自東崤

至西崤長三十五里。東崤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崤絕是石阪十二里。險不異東崤。此二崤皆

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指函谷新舊關而言輿地廣記二崤山連入硤石界。自古險阨之地也。硤石在陝州東南七十里宋建炎二

年金人自同華東走石壕尉。即舊崤縣見永甯李彥先保三砦。即三屢敗金師。復陝州。及絳解諸縣。元至正十六年

汝潁賊李武等陷陝州。斷崤函。欲趣秦晉。察罕帖木兒夜拔崤陵。立柵交口。交道賊運南山粟給食。固守。察

罕襲破其靈寶城。賊乃棄陝州。度河北道。今自新安以西。歷澗池。硤石。澗池縣至硤石驛七十里陝州靈寶。闔鄉而至於

潼關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峯插天絕谷深委峻坂紆迴峭函之險實甲於天下矣。

底柱

底一作砥

底柱山亦曰三門山在今河南府陝州城東南十里山西平陸縣東南五十里大河中禹貢導河

至于底柱水經注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

底柱元和志禹鑿底柱二石見于水中若柱然河水至此分爲三派流出其間故亦謂之三門陝志三門中神門南鬼門

北人門惟人門修廣可行舟鬼門尤險舟筏入者鮮有得脫三門之廣約三十丈其東百五十步有峯特立斯爲底柱自底柱而下至五戶灘其間一百二十里夾岸

巍峯重嶺干霄蔽日蓋亦禹所鑿以通河者衝湍激石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壞舟船自古所

患漢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鴻嘉四年以河水決

溢爲患楊焉上言河從上下底柱險隘可鑄廣之乃令鑄之纔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湍流沸怒爲害彌甚

是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後漢興平二年李傕等寇長安帝幸陝別將李樂欲令車駕御船過底柱出孟津楊彪以爲

河道險艱非萬乘所宜乘乃止曹魏景初二年以底柱道險遣寇茲潛治晉泰始三年復遣樂世帥衆修鑿

功卒不集隋開皇三年遣韋瓚蒲自陝以東募人能于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常平倉置於陝

州免其征戍十五年詔鑿底柱大業七年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唐貞觀二十年幸河北河北今山觀底

柱令魏徵勒銘是時自洛到陝皆運于陸自陝至京乃運于水以避底柱之險也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

鑿三門山爲梁通陸運功不成後大匠楊務廉又鑿棧以輓漕舟人以爲苦開元二十一年轉運使裴耀卿

以關中用度不給請于河口置倉

即武牢倉

使吳船至彼卽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又于三門東西各置

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從之明年遂于三門置倉

東曰集津西曰鹽倉

亦名三門倉

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

凡鑿山十八里以陸運

復以舟漕達關中避三門水險

初舟運江淮粟至東都含嘉倉陸運三百里至陝耀卿建議既避水險而陸運庸錢歲省數十萬緡

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請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山

巔爲輓路沃醯而鑿之天寶元年上言三門運渠成然棄石入河水益湍怒不能入新門候水漲以人輓舟

而上未幾益阻澀不可行舟貞元二年李泌爲陝虢觀察使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車道十八里屬于三門

倉蓋卽裴耀卿故道時泌又爲人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

人以爲便宋乾德元年詔重鑿底柱三門慶厯中陝西用兵歐陽修請案

耀卿舊迹以通漕運政和五年蔡京建議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役夫數十萬纔成而水漲橋

壞明朝天順中楊鼎言黃河乃漢唐漕河卽今鹽船木筏往來不絕其間雖有三門析津之險而古人倒倉

之法爲當三門之上有小河僅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通流僭運庶幾軍餉可足許進亦言黃河

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可以少蘇蓋黃河

在山陝之間龍門爲險

龍門見陝西韓城山西河津橋

而在晉豫之交底柱爲阨也

其大川則有大河河南境內之川莫大於河而境內之險亦莫重於河境內之患亦莫甚於河蓋自東而西

橫互幾千五百里其間可渡處約以數十計而西有陝津

見陝州大陽津

中有河陽見下河陽三城東有延津白馬以西數十里間皆謂